

雲笈七藏卷之一百一十六

宋徽宗御書西廬寺貢外記文集序於深林館，使伯暉臣張玄房筆

傳

南漢夫人

南溟夫人者居南海之中不知品秩之等降

蓋神仙得道者也有元微抑實二人同志訪道於衡山結廬棲遯歲餘相與遁南至廣州合浦縣登舟將越海而濟南抵交趾維舟岸

俱遭村人享神簫鼓喧奏。并人木工至千餘  
便皆往觀焉。唯二子在舟中俄爾颶風斷纜。  
漂舟入海。莫知所之。幾覆沒者二三矣。忽泊。

一孤島風浪亦定二子登岸極目于島上見白玉天尊像瑩然在石室之內前有金爐香燼而竟無人二子周覽悵望見一巨獸出于

面瀰漫三四里中有大蓮花高百餘尺葉葉  
旋舒內有帳幄綺繡錯雜虹橋閣數十尺直  
抵島上有侍女捧香於天尊像前炷香未已  
二子哀叩之以求救拔願示歸路侍女訝曰  
何遽至此耶以事白之侍女曰少頃南溟夫

人與王虛尊師約子可求而請之也侍女未去有一道士乘彩雲白鹿而至二子哀泣以告之道士曰可隨此女謁南溟夫人也二子受教隨侍女登橋至帳前再拜稽首以漂汎之由述其姓字夫人命坐尊師亦至環坐奏樂頃之進饌尊師曰二客求人間饌以享之饌畢尊師以丹篆一卷授夫人夫人拜受訖尊師告去謂二子曰有道氣無憂歸路也合有靈藥相贈予分未合當自有師吾不當為子之師也他日相見矣二子拜辭尊師乘鹿而去頃有武夫長十餘丈金甲執劍進曰奉使天吳清道不謹法當顯戮今已行刑遂趨橋去贈以玉壺曰前程有事可叩此壺也遂而沒夫人即命侍女示二子歸路曰從百花齋夫人登橋而去橋長且廣欄干上皆異花二子花間窺見千虬萬龍互相織結而為橋矣見向之巨獸已身首異處浮于波間二子問所送使者斬獸之由答曰為不知二客故也使者謂二客曰我不當為使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也衣帶間解合子琥珀與之中有

物隱隱然若蜘蛛形謂二子曰我葦水仙也  
頃與番禺少年情好之至有一子三歲合棄  
之夫人今與南嶽郎君為子矣中間迴鴈峯  
使者有事于水府吾寄與子所弄玉環與之  
而為使者隱却頗以為悵望二客持此合子  
於迴鴈峯廟中投之若得玉環為送嶽廟吾  
子亦當有答慎勿開啓二子受而懷之又問  
玉虛尊師云子自有師誰也曰南嶽太極先  
生耳自當遇之須臾橋盡與使者相別已達  
合浦之岸問其時代已十二年矣於是將還  
衡山中途餓甚試叩玉壺則珍味至二子一  
食不復飢渴及還妻已謝世家人曰郎君漏  
海十餘年矣自此二子益有厭俗之志無復  
名宦之心乃登衡嶽投合子於迴鴈峯廟瞬  
息之間有黑龍長數丈激風噴電折木撥屋  
霹靂一聲廟宇立碎戰慄之際空中有人以  
玉環授之二子得環送於嶽廟及歸有黃衣  
少年持二金合以酬二子曰南嶽郎君持此  
還魂膏以報君也家有斂者雖一甲子猶可  
塗頂而活既受之而失其使二子遂以膏塗

活其妻後因大雪見一樵叟負重凌寒二子哀其老以酒飲之忽見其擔上有太極字遂禮而為師曰吾得神仙之道列名太極矣太上勑我來度子耳因見玉壺曰此吾貯玉液之壺亡來數十甲子甚喜再見遂以玉壺獻之二子隨太極先生入金陵宮祝融峯歷遊諸仙府與妻俱得昇天之道

邊洞玄

邊洞玄者范陽人女也幼而高潔敏慧仁慈好善見微物之命有危急者必備而救之救未獲之間忘其飢渴每霜雪凝冱鳥雀飢棲必求米穀粒食以散餵之歲月既深鳥雀望而識之或飛鳴前導或翔舞後隨年十五白髮父母願得入道修身絕粒養氣父母憐其仁慈且孝未許之也既笄誓以不嫁奉養始首數年丁父母憂毀瘠不食幾至滅性服闋諸郡中女官請為道士終鮮兄弟子無近親性巧慧能機杼采女官憐而敬之紡織勤勤晝夜不懈每有所得市胡麻茯苓參香火之外多貯五穀之類人或問之既不食累年

而貯米麥何也豈非永夜凌晨有飢渴之念耶笑而不答然每朝於後庭散米穀以餉禽鳥於宇內以餉鼠積歲如之曾無怠色一觀之内女官之家機織為務自洞玄居後未嘗有鼠害於物人皆傳之以為陰德及物之應也性亦好服餌或有投以丹藥授以丸散必於天尊臺中焚香供養訖而後服之往往為藥所苦嘔逆吐痢至於發劇亦無所怨嘆疾纔已則吞服如常其同道惜之委曲指喻丁寧揮解而至信之心確不移也苟遇歲饑分所貯米麥以濟於人者亦多矣一旦有老叟負布囊入觀賣藥衆因問之所賣者何藥也叟曰大還丹餅服之者長生神仙白日昇天問答之敏事異於人發言如流人不可測遂巡暴風雷雨遞相顧視驚惶異常衆人稍稍散去叟問衆曰此有女道士好行陰德絕粒多年者何在因指其院以示之叟入院不扣問徑至洞玄之前曰此有還丹大藥遠來相救能服之邪洞玄驚喜延坐問藥須幾錢叟曰所直不多五十萬金耳洞玄曰此窮窟多年殊無此錢何以致藥耶叟曰勿憂子自幼及今四十年矣三十年積聚五穀餉飼禽蟲以此計之不啻藥價也即開囊示之藥丸青黑色大如梧桐子者二三年令於藥囊中自

探之洞玄以意於藥囊中取得三丸。臾曰：此丹服之易腸換血十五日後方得昇天。此乃中品之藥也。又於衣裾內解一合子大如錢，出少許藥如桃膠狀亦似桃香叟自於井中汲水調此桃膠令吞丸藥叟喜曰汝之至誠感激太上有命使我召汝既服二藥無復易腸換血之事即宜處臺閣之上接真會仙勿復居臭濁之室七日即可以昇天當有天衣天樂自來迎矣。須臾雨霽臾不知所之衆女官奔詣洞玄之房問其得藥否具以告之或嗤其怪誕或歎其遭遇相顧驚駭由是郡衆之人有知者亦先馳往觀之於是洞玄告人曰我不欲居此願登於門樓之上顧盼之際樓猶局鑠洞玄告人曰我不於此語猶未終已騰身在樓上矣異香流溢竒雲散漫一郡之內觀者如堵太守僚吏遠近之人皆禮謁焉。洞玄告衆曰中元日早必昇天可來相別也。衆乃致齋大會七月十五日辰時天樂滿空紫雲翥鸞縈綫觀樓衆人見洞玄昇天音樂導從幡旌羅列直南而去午時雲物方散。

矣太守衆官具以奏聞是日辰巳間大唐明皇居便殿忽聞異香紛郁紫炁充庭有青童四人導一女道士年可十六七進曰妾是幽州女道士邊洞玄也今日得道昇天來以辭陛下言詫冉冉而去乃詔問所部奏函亦馳騎馳至與此符合勅其觀爲登仙觀樓曰紫雲樓以旌其事是歲皇妹玉真公主成請入道進其封邑及實封由是上好神仙之事彌更勤篤焉仍勑校書郎王端敬之爲碑以紀其神仙之盛事者也。

黃觀福

黃觀福者雅州百丈縣民之女也自幼不食葷血好清淨家貧無香取柏葉柏子焚之每凝然靜坐無所營爲經日不以為倦或食柏葉飲水自給不嗜五穀父母憐之聽其率性

○四即麟德年也今俗呼爲黃冠佛蓋以不識天尊像仍是相傳語訛以黃觀福爲黃冠佛也。

陽平治

陽平治謫仙妻不知其名九隴居人張守珪家甚富有茶園在陽平化仙居山內每歲召採茶人力百餘輩男女傭工者雜之園中有異物常時多與父母說奇事先兆往往信驗聞之固以為然隨往看水果湧湧不息乃自投水中良久不出父母撈獲得一本像天尊古昔所製金彩已駁狀貌與女無異水即

澄清如舊無復他物便以木像置於路側號泣驚異而歸其母時未視之憶念不已忽有彩雲仙樂導衛甚多與女伴三人下其庭中謂父母曰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過謫在人間年限既畢復歸上天無至憂念也同來三

之一旦山水沉澱市井路絕鹽酪既闢守珪

甚憂新婦曰此可買耳取錢出門十數步置

錢樹下以杖扣樹得鹽酪而歸後或有所要

但令扣樹取之無不得者其夫術亦如此因

與隣婦十數人於湖口市相遇為買酒一盃

與眾婦飲之皆醉而盃中酒不減遠近傳說

人皆異之守珪請問其術受於何人少年曰

我陽平洞中仙人耳因有小過謫於人間不

久當去守珪曰洞府大小與人間城闕相類

海太守以其奇巧而神異貢於京師眉娘幼

而慧晤能以一絲析為三縷涂彩於堂中結

為傘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王文臺

殿麟鳳之像而外列執幢捧節仙童不啻千

數其開一丈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俾

百三百里其中皆有日月飛精謂之伏神之

根下照洞中與世間無異其中皆有仙王仙

卿仙官輔相佐之如世之職司有得道之人

及積功遷神反生之者皆居其中以為民庶

每年三元大節諸天各有上真下遊洞天以

觀其所理善惡人世死生興廢水旱風雨預  
開於洞中焉其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為洞  
府所統也二十四化之外其青城峨嵋益登  
慈母繁陽嶓冢皆亦有洞不在十大洞天三  
十六小洞天之數洞之仙曹如人間郡縣聚  
落耳不可一一詳記之也旬日之間忽夫婦  
俱去

### 神姑

神姑者盧眉娘是也後魏北祖帝盧景祚

之後生而眉長且綠因以為名永真元年南

海太守以其奇巧而神異貢於京師眉娘幼

而慧晤能以一絲析為三縷涂彩於堂中結

為傘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王文臺

殿麟鳳之像而外列執幢捧節仙童不啻千

數其開一丈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俾

之則虬硬不斷順宗皇帝歎其巧妙二宮內

謂之神姑入內時方年十四每日但食胡麻

飯三二合至元和中憲宗皇帝嘉其聰慧因

賜金鳳環以束其腕久之不願在宮掖乃度

為女道士放歸南海賜號曰逍遙數年不食

常有神人降會一旦羽化香氣滿室持葬舉

棺輿輕撤其蓋唯舊履而已往往人見乘紫

雲於海上羅浮李象先作盧道隱傳蘇鵝載

其事於杜陽編中焉

### 王奉仙

王奉仙者宣州當塗縣民家之女也家貧父

母以紡績自給而奉仙年十三四因田中餉

飯忽見少年女十餘人與之嬉戲久之散去

他日復見如初自是每到田中餉飯即聚戲

為常矣月餘諸女夜會其家竟夕言笑達曉

方散或攜奇果或設珍饌非世所有其房宇

漱陋來衆雖多不以為罕父母聞其言笑疑

焉伺而察之復無所見又疑祆魅所惑詰之

甚切必託他詞以對自是諸女不復夜降常

晝日往來或引其遠遊凌空泛逕無所不到

至暮乃返仍不飲不食日加殊異一日將夕

母氏見其自庭際竹杪墜身於地母益為憂

懇問其故遂以所遇之事言之父母竟未諭

其本末諸女剪奉仙之髮前露眉後垂至肩

自此數年髮竟不長不食歲餘肌膚豐瑩潔

若冰雪攀首螭領皓質明眸貌若天人有辯

明晤江左之人謂之觀音焉咸通末相國杜

公審權鎮金陵令狐公綯鎮維揚延詩供養

禮高士主父懷昇正直倜儻疑以為邪詣而

問之奉仙欣然加教誨道累日主父問所論之理頗合玄要何復有觀音之目耶奉仙曰某所遇者道也所得者仙也嘵俗之徒加我以觀音之號耳然頃歲杜公搜於蓬茅之下欲貢於宮掖之內適以斷髮免未容歸侍膝下遂嘗留寺中間巷不知騰口虛譽至有擎香捧燭施寶投金囂然經年莫知竄免而今日遂其修養不拘閑於後庭者亦是真仙冥祐斷髮齊領之明効也得不自以為慰喜耳且名之與道兩者無滯莊生云人以我為牛○我為牛人以我為馬而我為馬忘形體真者不以名為累也故亦不鄙人爾且某所見之女年可十八九容貌異常著雲霞錦繡大袖之衣執持者仙花靈草吟詠者仙經洞章所詣乃神仙長生度世之事隨其所行逍遙迅速不知其倦所到天宮仙闕金樓玉堂脩廊廣庭芝田雲圃神禽天獸珍木靈芳非世間所覩過星漢之上不知幾千萬里朝謁天尊天尊處廣殿之中羽衛森列告奉仙曰汝寄生人世五十年後當還此初丘右以玉梨

一盃見賜飲畢戒曰百穀之實草木之果食之救人夫汝年壽特宜絕之是以不食二十年矣夫天尊行化天上教人以道延人以生主宰萬物覆育周徧如世人之父也釋迦行化世上勸人止惡誘人求福如世人之母也仲尼儒與行於人間示以五常訓以百行如世人之兄也世之嬰兒但識其母不知有兄弟之尊故常常之徒知道者稀尊儒者寡不足怪也且所見天上之人男子則雲冠羽服或半髻青襟女子則金翹翠寶或三葉雙角手執玉笏項負圓光飛行乘空變化莫測亦有龍麟鷲鶴之騎羽幢虹節之仗如人間帝王耳了不見有菩薩佛僧之像也因出其所供養圖繪甚多率是天人帝王道君飛仙之狀亦無憎佛之容為自咸通迄光啓四十年察地府冥闇之事坐見八極多與有道者言之世人不知以為坐忘耳乃南極元君及東陵聖母之傳信者乎

薛玄同

薛氏者河中少尹馮徵之妻也道號玄同適馮徵二十年乃言素志託疾獨處誓焚香念道持黃庭經日三兩遍又十三年夜有青衣玉女二人降其室內將至有光如月照其庭麻香風颯然時當初秋殘暑方甚而清涼虛爽若洞中二女告曰紫虛元君主領南方下教之籍命諸真大仙於四海之外六合之內名山大川有志慕長生心冥真道者必降

衆威悍如孫儒趙宏畢師鐸欲以不正逼之白刃擣之及觀其神貌不覺折腰屈膝仲弟子之禮後與二女弟俱入道居洞庭山光啓初遷餘杭界千頃山山下之人為棲華宇以居之歲餘無疾而化年四十八有雲鶴異香之瑞果符五十年之言矣況其不食三十年童顏玉肌常若處子非金丹玉液之効豈能與於此哉又往往神遊天界端坐逾月或下察地府冥闇之事坐見八極多與有道者言之世人不知以為坐忘耳乃南極元君及東

而教之玄同善功為地司累奏簡在紫虛之府況聞女子立志元君尤嘉其用心即日將親降於此如是凡五夕焚香嚴盛以候元君咸通十五年甲午七月十四日元君與侍女群真二十七人降於其室玄同拜迎于門元君憩坐良久示以黃庭填神存修之旨賜九華之母一粒使八年後吞之當遣玉文飄車迎汝於嵩嶽矣言訖散去玄同自是冥心靜神往往不食雖真仙降眄光景燭空靈風異香雲璈鈞樂奏於其室馮徵亦不知也徵以玄同別室修道遷不可親愚姐之懷常加毀笑每獲東陵之疑矣洎廣明庚子之歲大寇犯闕衣縷奔竄所在偷安馮與玄同寓跡於常州晉陵存注不輟益用虔恭中和元年十月舟行至直瀆口欲抵別墅親隣女伴數人乘涼之際忽見河濱有朱紮官吏及弋甲武士立而序列若候玄同舟載之至也四境多虞所在寇盜舟人見之驚駭不進玄同曰未懼也即移舟及之官吏皆拜玄同指揮曰未也猶在春中私第去無遠也其官吏遂各散

去而同舟者雖見莫究其由明年壬寅二月玄同沐浴餌紫虛所賜之丹二仙女密降其室促嵩高之行是月十四日示以有疾一夕終于私第有仙鶴三十六隻翔集室宇之上玄同形質柔煥狀若生人額中果然白光一點良久化為紫氣沐浴之際玄髮重生立長數尺十五日夜雲彩滿室忽聞雷電震霽之聲棺蓋飛起在庭中失尸所在空衣衾而已異香雲鶴波旬不去浙西節度使相國周寶奏曰伏聞趙夫人聲遐之日玉貌如生陶先生歌世之時異香不絕同其羽化錄在仙經豈謂明時復覩斯事伏以馮徵妻薛氏早抛塵俗久息玄門神仙祕密之書能採聞六旨女子鉛華之事不撓沖襟非絕粒如芝守真見素履聖世無為之化窮玄元守一之規不然

廷無任戰越喜賀之至是歲二月十五日奏於成都行在勅曰惟天法道著在仙經上德勤修玄功是致覽茲申奏頗叶殊祥同魏氏之登仙比花姑之降世光乎郡縣燒我國朝宜付史官編於簡冊仍委本道以上供錢於其住處修金鑑道場以答上玄用伸虔感者時駐蹕成都之三年也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六

者安得方念鼓盆靈龕疊降正悲憤鏡玄髮重主雷電顯祥雲霞表翼天迴而但聞絲竹棺空而唯有衣衾謫來暫住人間仙去却歸天上事傳千古美稱一時雖屬郡之俗賴乃國朝之盛事臣忝分優寄輒具奏聞于冒天